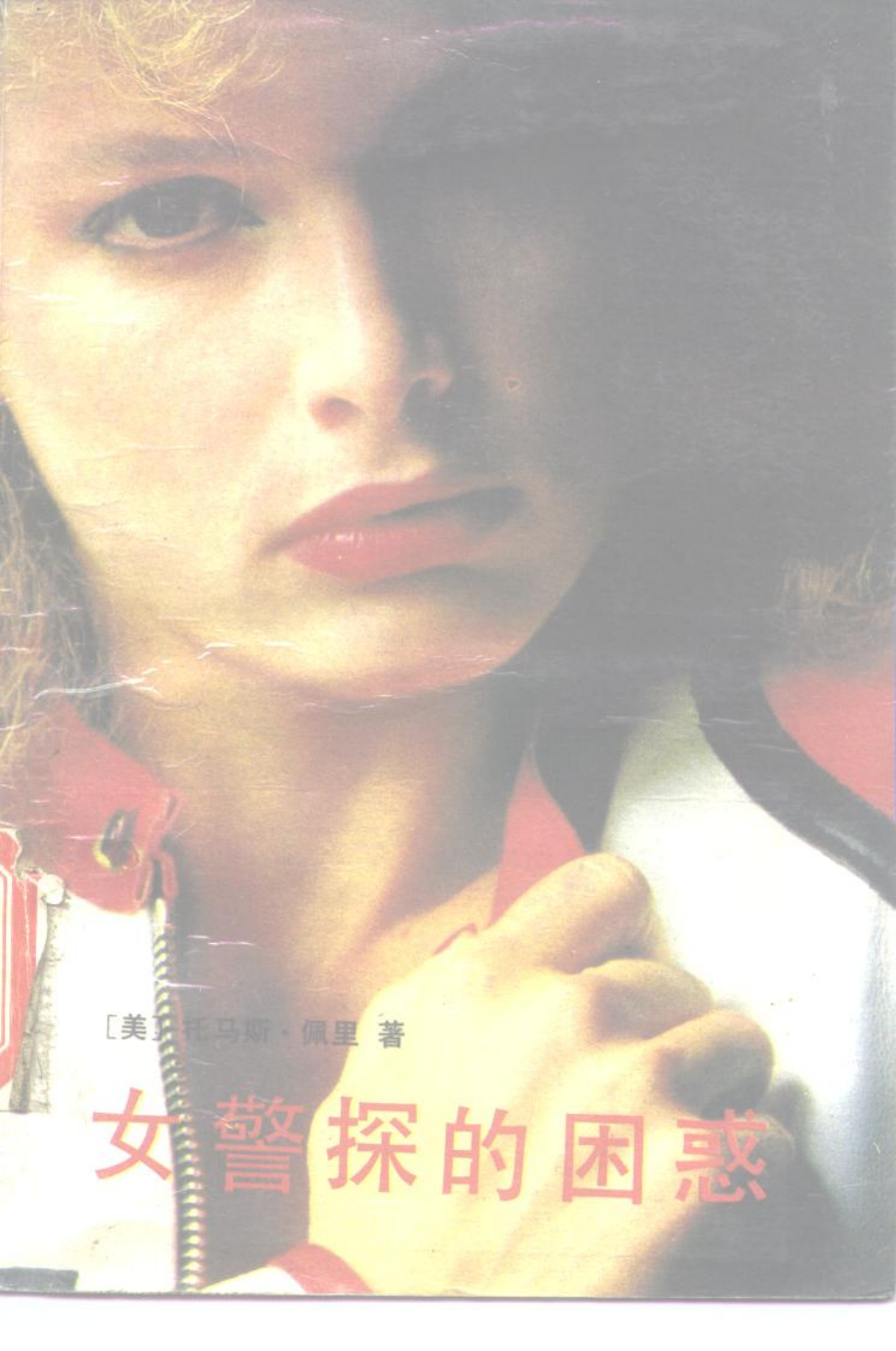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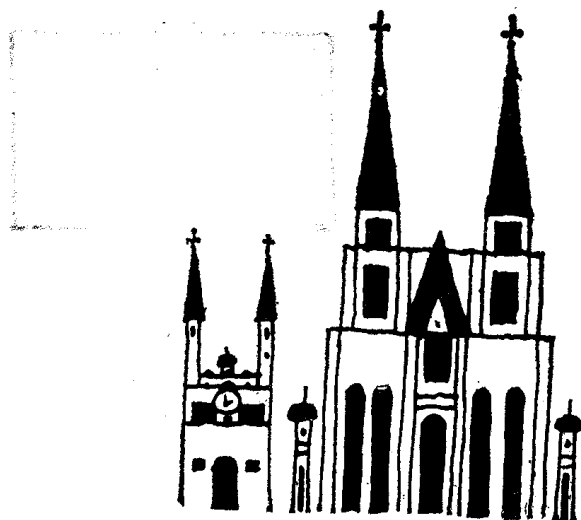


[美] 托马斯·佩里 著

女警探的困惑

女警探的困惑

(美) 托马斯·佩里 著



女警探的困惑

〔美〕 托马斯·佩里

文军 德骏 译

*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湖北咸宁地区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.625印张 2插页 206千字

1988年8月第1版

1988年8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6 600

*

ISBN7—5059—0474—4

1·300 定价: 2.55元

内 容 提 要

女警探伊丽莎白从一起汽车爆炸案中察觉了蛛丝马迹，开始进行追踪调查。然而此案未了，另案又发：国会议员克莱蒙尔在卧房被毒杀；菲尔兹顿公司的律师在门口饮弹身亡；黑帮头目卡斯韦林也死于非命。一连串的谋杀，一系列的火拼，罪犯似乎总走在警方的前面，错综复杂的案情使女警探的调查陷于绝境，最后，屠夫之子在赴伦敦的飞机上和去休假的女警探伊丽莎白不期而遇……

文图拉机械工人地方工会。

每月一次的例会，正如他们预期的那样，每件事都考虑得详尽周全，阿尔·维奇暗忖。他终于揣摸出，用养老基金投资的事干嘛从一开始就麻烦重重，而在这个国度里，其他任何有钱投资的人似乎都在大把捞钱。他把自己的揣度与想法如数端出，工会委员们迅即了然，倘若你读过报纸，对此就一点也不会感到诧异，其它大工会陷入类似的困境，已经有好多年了。低息投资给菲尔兹顿未来公司——他妈的名称倒响亮，但到目前为止，五百万美元一个子儿的利润也没收回。如果工会开始施加压力，那么，几个不见经传的律师就将暗中行动，起草破产文件。他们在纽约或在其它什么地方策划了好几周，加州文图拉的工会对之连风声也听不到。最后，他们将给地方工会主席奥康奈尔来封挂号信，宣告菲尔兹顿未来公司解体，用其资产抵押债务。而奥康奈尔这个蠢笨的混蛋可能会把信交给维奇，由他往下传。“喂，阿尔，”他会说，“瞧瞧，”仿佛他虽然深谙其含义，但又觉得让其他人都看看原始文件是他的职责似的。到那时，就是这么做也无济于事啊。

连眼下亦如此。麻烦就在这里。维奇离开工会大厅时，

DR10/25

心里仍能感到缠杂郁积的烦闷。他还穿着笨重的长靴，身上的工作服几个小时前早叫体温烘干了，汗渍斑驳，那股体内散发出的酸味连他自己也嗅得到。那些身着剪裁得体的三件一套西服、脚蹬意大利皮鞋、自诩天资聪慧的家伙，总是应有尽有。而普通工人的最大奢望，不过是偶尔私下筹划筹划，能否有朝一日也当当阔佬。而每次盘算的结果总是缓一缓，往后推推再说。即或不是由于菲尔兹顿未来公司，那也会有其它什么说来重要得不得了的东西取而代之，其结局绝然没有两样。钱没了，没有任何人具有回天之力，使之完璧归赵。

他朝砾石停车场上的石头恨恨踢了一脚。为之去找当局，或许完全于事无补。级级法庭，一堆堆的官僚，种种委员会。维奇忿忿地哼了一声。他们是由穿三件一套西装的聪明蛋组成的，个个都相差无几，你简直没法把他们一个个区分开来，你甚至没法说出他们跟骗子窃贼有何差异；而且，比起他们来，骗子窃贼或许还稍好一点，不劳而获弄走你的钱，他们说说不定会向你露出一丝笑容。政府里那些混蛋甚至不屑于朝你报之一笑，因为不管天塌地陷，要卡走你的钱，照卡不误。见鬼，你有他妈的啥办法？但你还得搞完诉讼。起诉菲尔兹顿，档案上会如实记载的。文图拉一个小小的机械工人地方工会；兹因投资欠考虑，损失了养老基金的70%。这说不定还不会形诸笔墨，变成文件。那你只好继续打官司，心里暗自盘算，别那么铤厘必究啦，免得落到一分钱也弄不回来的地步；当然还会私下忖度，下次投资千万得稳妥一点。即或打官司，你最多只能使菲尔兹顿中的一、两个人淌几滴汗水，如此而已。

维奇拧开小吨位货车门，爬上驾驶座，坐了半晌，点燃一支香烟，狠狠地吸了一口，噗地喷在驾驶窗上。“天哪，九点啦，”他想，“不知苏给我留了晚餐没有。”他扭头斜视着灯火通明的工会门厅。人们正鱼贯而出，从粗大肥实的奥康奈尔身边走下石梯。他正笑容可掬地拍着一个人的肩膀，肯定在说，我们怎么还不知道，维奇那小子神经过敏，何必这么早就庸人自扰呢？！“好哇，你这呆痴的大笨蛋，”维奇想，“还先动于衷！最后究竟啥敲了你一棒，你至死都不会明白的。”

维奇一扭点火钥匙，刹那间，整个世界烟火齐冒，声音震耳欲聋。爆炸的冲力把奥康奈尔猛攒到门厅的护墙板上，大门玻璃哗啦啦碎成无数残块。接着，波涛般的火球翻腾卷浪，隆隆升空，停车场给照得如同白昼。事后，一个叫林列的技工说，小吨位货车的残片碎屑跟火球一起飞上了天空，但奥康奈尔却坚持认为不是这么回事。人们总喜欢抬扛，在涉及到死亡案件的时候尤其如此。人性中一种令人愤慨的羞辱成分，即使不是编造杜撰，那也算得上糟糕透顶啦。

2

“本日的阴暗面，”帕吉特将长纸条计算机答案扔在伊丽莎白桌上，说：“今天出来得早，欢迎您惠顾。”

“谢谢，”伊丽莎白耽于自己的思绪，头也没抬。她正在琢磨拒付支票的事。即或电脑存储器打算第二天早晨拒付现金，但存款至少十二小时前应该还在那儿。八点一刻，银行九点半开门。她曾写了张便条查询。大约跟通常一样，是邮政局出了麻烦。任何在两天内都不能把信件送到的邮差，保准又变换了工作。他们曾经保证把基金不足的通知尽快送到的嘛，一天之内。

伊丽莎白把支票簿和通知塞进皮包，摸起桌上的长纸条。“所学多年，”她不无自嘲地暗想，“就是为司法部读读计算机弄出的讣告，找到这差事，也算三生有幸啰。”

她从第一栏开始，挨项往下读。“L. G. 德维托。男性。白种人。46岁。明显的谋杀。滑膛枪，口径12。俄亥俄州托莱多。代码编号79—8475。”她用铅笔在此项前作了个标记，或许是因为这人的名字可能意味着黑手党，也可能因为这是第一个，反正后边的不大可能轻易得到这种恩宠了。

“D. R. 盖尔。女性。白种人。34岁。明显的刺杀。0.38口径左轮。嫌疑犯：P. G. 盖尔。36岁。无前科。堪萨

斯州威奇塔。代码编号79—8476。”不，也许是司空见惯的案子，伊丽莎白思忖道。为家庭琐事拌嘴吵架，盛怒中，一方操起了手枪。她眼光下滑，寻找不同一般，跟日常所见迥然有异的案例。

“A. E. 维奇。男性。白种人。35岁。明显死亡。炸药。加州文图拉。代码编号79—8477。”炸药？爆炸事件？伊丽莎白又做了个记号。也许它并不会在“活动简报”上占一席之地，但它至少跟星期六晚上偶然发生的暴力事件不大一样，这种事总不至于出乎人的意料之外。

“R. J. 萨特菲尔德。美国黑人。26岁。明显的抢劫谋杀。0.32口径左轮。华盛顿特区。代码编号79—8478。”普普通通的悲剧。

“B. L. 戴维森，女性。白种人。23岁。明显的强奸杀人。匕首。加州卡尔梅。代码编号79—8479。”仍旧普普通通。

她继续往下读，一任长纸条从桌前垂到地板上，又重新卷折起来。在跟常见的十种或十二种杀人方式不相吻合的案例前，她不时用铅笔勾勒出一个记号。这天是星期一，她得抓紧干才行。伊丽莎白在她的工作中摸索出一条似乎是恒定不变的规律：人们总喜欢在周末舞枪弄棒。互相屠戮。

读到最后一个，时间恰恰刚过十点。“R. D. 斯特普尔顿。男性。白种人。41岁。明显的谋杀。0.45口径左轮。嫌疑犯：A. E. 斯特普尔顿，38岁，无前科。纽约巴法罗。代码编号79—102033。”她揣度，负责分析报告的上级分析员帕吉特，眼下一定正在喝上午的休息茶。时间安排仿佛总是有意跟人过不去，每当你跨进某个门槛，需要找某个人的

时候，不是开午饭，就是工间休息。她卷好长纸条，穿过宽敞的办公室，来到四壁皆是玻璃的计算机操作间前。

不料，玻璃墙边的办公室桌前，帕吉特正襟危坐蹙眉皱眉，正在看一份报告。她不由颇感意外。她“笃笃”叩叩玻璃，他起身替她拉开门，但手里仍捏着那张纸。

“我还以为你喝茶去了呐，罗杰。”她说。

“今天例外。”帕吉特说。“一定是个热热闹闹的周末。过去三天之内，我们就有四个朋友买了飞机票。”他通常都把他们称为“我们的朋友”，似乎多年来审视的一连串人名，由于熟视无睹，竟使他对他们滋生出了眷恋之情。

“都去一个地方？”

“不，两个去了拉斯维加斯，一个去菲尼克斯，洛杉矶还有一个。”

“大概是气候原因吧，”伊丽莎白说，“他们跟我们不一样，一厌倦这儿的天气，随时都可以开溜。我们呢？还不得不拼命清除车顶上的积雪。”

他显得不大耐烦。“得啦，亲爱的。有何发现？”

“预选上八例，编号都已标出。其余的都是普通的周末闹剧——强奸、抢劫，还有过头的争吵等等。”

“它们的详情一出来，我就叫玛丽给你送去。给她一刻钟。你歇会儿，随你便。”

“好吧。”她说，跨出玻璃屋子。来到外边宽敞的办公室，她恰好看见分析科科长布雷尔把几张纸塞进一份档案，尔后套上运动式大衣。

“休息啦，伊丽莎白？”他打招呼。

“对，”她回答，“无所事事，等计算机吐出今天预选

案例的细节。”

“走吧，”布雷尔说，“请您喝杯咖啡。鄙人也正好要等点东西。”他们步下大厅，走进雇员休息室。伊丽莎白在屋角找座位时，布雷尔倒了两杯咖啡。

布雷尔坐下，喟然长叹。“有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工作腻味极啦，你干哪干哪，花了好长好长的时间来分析数据，但根本没法建立什么模式，就是有了，也啥事也证明不了。你永远也弄不出稍具价值的东西。整整一上午我一直在搞上周的外勤报告，还是初选过的。啥也没有，一无所获！”

伊丽莎白说：“啊，正合我需——星期一大早就听我的部门首长发牢骚。”

“我掂量，一直困扰我的，正是逻辑上的裂隙，”布雷尔没理睬她的奚落，顾自说道，“你我都在拼命寻找一种模式，想藉此找到杀人专家——职业杀手。于是，我们把看上去异于常规的案子都剔选了出来。然而事实恰恰相反，会把注意力引向他们的事，职业杀手绝对不会干。喂，上午你有什么收获？举例说说。”

“一起滑膛枪谋杀。还有一宗，他们把一个男人折磨得死去活来，尔后用刀子割断了他的喉咙。一起旅馆餐厅的投毒杀人，一起新买的轿车刹车崩断的死亡案。一起炸药杀人，还有……”

“等等！”布雷尔打断她，“这就是我要说的。炸药杀人？！它不是职业杀手的所做所为。认为职业杀手使用炸药，是因为人们在电视里看到他们这么干而造成的心理缺陷。我们应该搜寻的，正是那些看上去普普通通，一点不起眼的案子，那些验尸官们扬言属正常死亡的案例。”

“我们干嘛没这么做，你也明白。”伊丽莎白说。

“当然。多如牛毛。每天都成千上万。但我们的人应该这么干。你弄不清死亡究竟是出于职业杀手的高技，还是由于肺炎。炸药、滑膛枪、匕首，见鬼！干这种事，根本就犯不上雇职业杀手。只花两百块，半个小时内，就能找个吸毒的家伙替你干！”

“但你别忘了，我们还是不时帮助逮住了一两个职业杀手嘛。”

“对，没错。我们并没有完全白费时间。但应该有更好的方法。象现在这样，我们逮到的只能是我们已经发现的，而不是我们正在寻找的。我们抓住过精神错乱的狂人，用斧头杀人的凶手，就这类家伙，每隔几年，也会有个逃出魔窟的老黑手党成员，他会告诉我们，谁对谁在1953年干过什么。这当然蛮不错，但它不是我们所追寻的。”

“约翰，依你所见，眼下正积极活动的职业杀手有多少？还有我们正在寻觅的杀人专家？”

“哦，一百个。也许两百，如果加上半隐半现的和已经掌握了诀窍的新手。世界范围内就这些，不算很多，对吧？”

“对，假若你单纯靠分析数据来发现他们，是不算多。但换个角度看，也为数不少了。还有点时间，我最好去给银行挂个电话。他们拒付我的支票，毫无道理。”

“典型的女人，”布雷尔笑道，“一个数学天才，但没法在自己支票上做加法。”

伊丽莎白甜甜一笑，露出一种玉牙紧咬，但又藏而不露的笑容。“谢谢您的咖啡。一两个小时内，我就拿出‘活动

简报’。”她站起身，翩然消失在休息室门外。

布雷尔独自坐在桌前，呷着杯里剩下的一半咖啡，心里感到怅然若失。他喜欢跟标致的女人坐在一块，当然，这些日子，他所允许自己做的也不过就此为止，他私下暗忖。这样可以使他感到年轻一些。

“能跟你同桌吗？不会认为我太难看吧？”传来一个声音。布雷尔抬头，发现站在他面前的，原来是“预谋犯罪处”处长康纳斯。

“你简直十全十美呀，马丁，”布雷尔道，“你是头儿，今天又是星期一，你这难看的恰好能乘虚而入嘛。此乃亘古不变的模式。”

“承蒙夸奖，”康纳斯说，“事情怎么样？”

“糟糕透顶。伊丽莎白回去拿初筛过的东西去了，有好几家。没有一起令人鼓舞，但都得费事搞搞。外勤报告一无所获，也许塔尔萨那起案子例外，但报告晚了三天，很可能仍旧是废纸一张。”

“今儿一大早我就估计到结局如此，”康纳斯说，“我们所有的探员都派到实地去了，帕吉特的直线报告说，至少有四个监视对象周末买机票去了西部。”

“有名堂吗？”

“或许平平常常。老家伙畏寒喜暖，至少本人是这样。尤科和尼罗里都在那边投过资，合法买卖。至少，在另外两个人不跟他们汇合的情况下，没有任何反常。当然，随时随地都有秘密碰头的可能。”

“我们也许会交好运的，”布雷尔干巴巴地说，“哎，我想该去看看塔尔萨的电话来了没有。我颇愿在伊丽莎白拿

出今天的杀人案以前，关上上周那本该死的书。”

“干了一年多，她怎么样？”

布雷尔又重新坐下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实话讲，马丁，她简直令人吃惊。我以为，如果明天我就不得不退休，那我举荐代替我职位的，就是她。”

“得啦，约翰，”康纳斯说，“她懂得不够多，经验尚嫌不足。聪明漂亮跟领导分析科完全是两码事。实地勘察，她甚至一次也没去过。”

“但我认为她禀赋聪慧，”布雷尔坚持道，“科里边唯有她胜我一筹。”

一周两个，他想，太多了。下一个之后，休假。至少一个月。他前边的老太婆挪身站到一侧，点数找回的零钱，于是他跨前一步。“去洛杉矶，三点的，一张。”

“五十五元。”售票员怠倦地说，一只手抚弄起秃秃的头顶来，仿佛是想搞确切，在他没加关照之时，那儿是不是长出了什么东西。

他付了款，等候售票员填写机票。不会捅漏子的，如果某个人星期五来，星期六一大早又买张飞得远远的机票，说不定会给盯上。星期一下午去洛杉矶，啥事也不会出。他并不是逃离犯罪现场，仅仅是离开此地。卖票的秃顶不可能记住他的面孔。长长的一列人，都买同样的机票，光填写机票就忙得他不亦乐乎，哪有抬头打量买票人的时间？

他跨到旁边，揣好机票。售票厅壁上的大钟指向2：45。差不多该登机了。他并没在出租车站踟蹰徘徊，自然不会引人注目，没理由让人记住他。他们就是查询汽车旅馆的登记簿也难找到蛛丝马迹。他是星期五下午登记住下的，时间在小吨位货车爆炸三个小时之前，况且旅馆离货车所在的文图拉有三十英里之遥，另外一个县。干干净净，滴水不漏。从洛杉矶，你可以选择任何交通工具去你想去的地方。事实上，在那儿

如想引起人们对你多看一眼，除非你给自己浇上汽油，点火自焚。

二月二十日，星期一下午 2：23，在基巴巴拉车站，一个体态不胖不瘦、年纪不老不少、身材不高不矮、皮肤不黑不白的男人曾买了张去洛杉矶的汽车票。他是当天下午二、三十个乘客中的一个，你没法把他们分清。其实这没什么要紧，因为根本就没有谁特别留心。就算警方正在这一地段搜查什么人，他们也绝不会拦截一辆开往文图拉后再前行至洛杉矶的公共汽车的。

伊丽莎白研究着当天初选后计算机又打出的长纸条，被滑膛枪击中毙命的男人留下了一封遗书，使得其家眷亲属以及验尸官尽皆释然。受尽折磨的死亡案例，跟一群宗教狂有关，这个组织受到监视已有一年半时间。刹车断裂死亡案，据官方宣告，是由于日本厂家装配上失误。剩下的，就是在旅馆餐厅中毒身亡和炸药爆炸的牺牲品两人。

那位时乖命蹇的进餐者的尸检报告，使得伊丽莎白确信，没有继续侦察的必要。狂饮暴喝，但毒素尚未摄取，其死因归咎于数种治疗高血压药物的综合反应，再加之滥觞狂饮后酒精的推波助澜。伊丽莎白的目光移到最后一例。

阿尔伯特·爱德华·维奇，加州文图拉一家名为“益精机械厂”的机械技工。职业杀手索价高昂，要请这类邪神出面，则意味着强大的对手。一个机械技工，又处在文图拉，通常不大可能有这种对手。是争风吃醋？那么凶手跟死者就不会互不相知——这个人的名字在“活动简报”的啥地方总会出现。维奇三十五岁，十年前结的婚。三个孩子。仍有拈

花惹草的可能。对此，得查查他的社交和生活习惯方能下结论。

伊丽莎白浏览记录，想找出能将此案归结于普通谋杀的要点，以说明本案不过是某个有明显动机的人杀害了另一个人，而他们至少彼此相识。

她留意到发案地点——就在该“技工兄弟总部”外停车场上，维奇刚参加过一个会出来。工会会议——她吸了一口凉气。也许又在谋划一次肮脏的罢工，或者是某家人从西海岸通过工会打入该地的先兆。她写了张便条，查询会议内容和“益精机械厂”的所有制。大概又是为了该死的臭钱，见鬼！她寻思道，还是都弄个水落石出为好，搞清他们造什么修什么，买主是谁，还有税收简况也得加以了解。既然其他案子都否定了，她反倒希望能有东西够她忙乎一天。

她继续读现场勘查报告。爆炸系由小吨位货车点火装置引爆。她又写张条子，要求列出过去几个月里加州炸药失窃的明细表，接着又往下看。“以前报告有误，爆炸并非由炸药引起，而系装载在死者车厢里的两百磅肥料所致。”伊丽莎白苦笑一声，扔下铅笔，仰身靠在座椅上，把刚写好的便条撕成碎片。

“有进展吗，伊丽莎白？”与她并桌的分析员理查森询问，“发现了有趣儿的谋杀案？”

伊丽莎白说：“诱惑力难禁哪。我以为今天的工作模式定板啦。一个颇具可能性的案例，一个可怜虫叫自己载的肥料炸上了天。对之你会口胃大开的，你是鉴赏家嘛。”

理查森哈哈一笑。“我瞧瞧。”他移步过来，站在她身边瞅着长纸条。“啊，我猜这个周末算打中了，”他说，